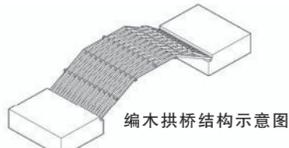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散落着上千座古廊桥。日前,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印发《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提出开展廊桥文物专项调查等10项主要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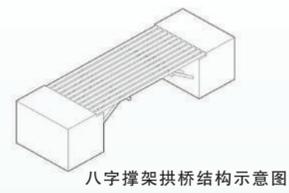
廊桥为何受关注?它承载着怎样的故事?

中国廊桥是桥梁与房屋的珠联璧合,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营造技艺,也是世界文明宝库的一大奇观。古往今来,廊桥不仅联通了山路,更因其遮风避雨的功能,渐渐成为当地百姓集会、社交、贸易、驿站的场所,深深嵌入生活,成为集体记忆的象征、地理文化的标志、浓浓乡愁的载体。穿越历史的风雨沧桑,廊桥的魅力依然让人神往。期待更多廊桥得到关注和保护,更多积淀在乡土深处的文化基因得到呵护和传承。

——编者



编木拱桥结构示意图



八字撑架拱桥结构示意图



伸臂木梁桥结构示意图

文物有话说

●廊桥代表着山地建筑的营造水准,“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廊桥不仅是跨越江河溪涧的交通设施,也是当地人交流的会场、娱乐的剧场、交易的市场,是乡愁记忆、村落民俗的重要载体。



诗和远方的尽头有一座座美丽的廊桥。

在乡土中国,廊桥沿着水系流域星罗棋布,在山环水绕的村落与城镇之间,既有长虹卧波的雄浑气势,也有点缀山水的玲珑精巧。它是乡村聚落联系四方的纽带,也是乡愁记忆、村落民俗的重要载体,代表着山地建筑的营造水准。

在桥上设立廊屋、亭子,甚至建有

楼殿之类的建筑形式,广义上都可称为廊桥。桥上设立廊屋,尤其是木桥上架构“廊屋”,除了增添建筑形式美,至少还有三重功能:其一,供路人遮风避雨和歇脚休憩;其二,保护桥梁的木结构桥身;其三,增加木构桥梁的自重,抵抗洪水的冲击。在浙江泰顺县泗溪镇下桥村,村民们至今保留着在洪水到来前,往木拱桥上搬重物,用家具、石头、沙袋等压住桥身,使其平安度汛的护桥传统。

早在先秦时期,宫殿、苑囿中出现的阁道(或称复道),就是运用廊桥建筑技术营造的。廊桥营造繁荣于唐宋,并在明清达到鼎盛,此时园林建造和造桥技艺达到新的高峰,除了桥身稳固,人们还在廊屋上尽情挥洒技艺,几乎将亭台楼阁、殿宇牌坊等传统建筑统统搬到桥上或桥头。廊内雕梁画栋、牌匾楹联林立密布,中国古典建筑的美学范式和创造精神在廊桥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营造技术的演化过程看,早期的

廊桥样式是最容易实现的简支木梁桥,如今在各地的小河溪流,还能见到它们横卧其上。而要应对更加宽阔的溪流,在河谷中央建造一个或多个石墩的双向伸臂木梁桥成为更适用的解决方法。从明朝中晚期开始,随着闽浙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货物外运和生活交通的需求增强,在深涧宽谷需要建造更多跨度更大的桥梁,传统的伸臂木梁桥、石墩木廊桥已无法胜任,此时便出现了八字撑架拱桥、编木拱桥。

八字撑架拱桥是通过一副或两副的“八”字形撑架与平梁组成类似拱架的结构体系;编木拱桥则通过纵横拱骨穿插别压,“编织”组合之后形成现代结构学中类似“拱”的形式和功能,来增大跨越河流、沟壑的能力,一道道飞虹便架设在地势险要的青山绿水间,成为美丽的人文风景线。

闽浙编木拱廊桥以一段段短木材通过“编织”的方式,构成了相互别压的“三节苗”和“五节苗”系统,最终达到了几十米的跨度,精巧绝伦的技术闪耀着中国古代营造智慧的光芒。2009年,承载着悠久历史智慧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现存的各式各样的古廊桥有

1700余座,主要分布在东南山区、西南山区、西北地区以及湖南、湖北一带。各地廊桥不仅样式千差万别,称谓也是五花八门,在黔东南、桂北以及湘西地区普遍将廊桥称为“风雨桥”“花桥”,是言其功能或建筑形式;甘肃、青海一带,对源于伸臂木梁桥技术发展而来的组合撑架式木拱廊桥,多称为“握桥”,是言其桥梁下部结构似“握手”般的形象特征;闽浙地区的称谓也有差异,有反映出其下部结构与构造特征的,如浙江泰顺县称为“蜈蚣桥”;有反映其上部廊屋面貌的,如福建寿宁县的“厝桥”等。其中,一些名桥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如保存时间最长的编木拱廊桥,是坐落于浙江省庆元县月山村水尾的如龙桥,建于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现存单孔跨度最大的单孔编木拱廊桥是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的鸢峰桥,净跨超过37米……

廊桥不仅是跨越江河溪涧的交通设施,也是当地人交流的会场、娱乐的剧场、交易的市场,是乡村的大型公共建筑,承载着百姓们太多的生活意趣和精神需求。地处交通要道的廊桥,常常被人们自发地用来摆摊设店做买卖,甚至兼作集市使用,这种集市古称为“桥市”。有些地方的廊桥给一些行脚却错过了旅店的人留宿,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善”与“美”的结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教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木质科学委员会专家委员,本报记者黄晓慧采访整理)

千年廊桥古韵长

刘杰



②



③

延伸阅读

留住廊桥的乡愁

黄晓慧 刘军国 钟自炜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就廊桥保护联合发文,既说明廊桥之重要,也反映出保护廊桥之迫切。

据初步统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有138座不同类型的廊桥,分布在13个省(自治区)。近年来,受极端天气频发和人为活动增强的影响,廊桥文物安全面临多种威胁。一是突发性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等气象灾害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二是人为活动影响,如乱搭乱建、刻画污损以及火灾等。此外,很多廊桥经年累月受到河水冲刷、虫害、微生物病害等因素影响。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木质科学委员会专家委员刘杰建议,需要对廊桥分层地保护与利用。比如,有些廊桥的环境保存非常自然且原始,或者极具历史价值,我们就要注意整体性的保护,切忌用一些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手段过分干预这种历史的环境;如果廊桥所在的环境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就要因地制宜地在廊桥的本体和已经现代化的环境之间做好协调;如果廊桥处在非常完善的交通线路的体系里面,则要考虑对整个交通线路,包括自然的山水环境进行整体性保

护。总之,对于廊桥保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相应的方案,而且要更加注重的因素和廊桥的活化利用,真正留住廊桥的乡愁。

如何在保护廊桥和发展乡村、满足人们现代生活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各地都在探索。

浙江庆元县建立了廊桥“管家”制度,每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都有一位文保员,文保员需要定期、不定期开展巡查,主要查看桥梁桥体稳固程度、廊屋屋面是否漏雨、廊桥周边环境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并记录巡查情况;浙江泰顺县上线文化遗产(廊桥)监管保护平台,让古廊桥有了一位24小时在岗且反应灵敏的“保镖”,可实现廊桥体征精准画像、1公里集雨区气象预报、桥身温度异常和烟雾警报、险情应急处置“一键达”等功能。

近年来,福建宁德市通过实践授徒传技,不断完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老中青梯队人才建设,代表性传承人从6名增至23名;通过开展“司法+保险+服务”文物保护模式、配备安全防护设施、实施文物预防性保护监测和数字化保护、开展木拱廊桥保护立法等形式,加强廊桥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本版责编:孟扬 唐中科 刘静文 版式设计:张芳曼



⑦

图①:贵州省从江县的金勾风雨桥。

吴卫平摄(人民视觉)

图②: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鸢峰桥。

王东明摄(影像中国)

图③: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村,师生走过风雨桥。

粟勇主摄(人民视觉)

图④:重新建成、修旧如旧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的地坪风雨桥。

杨代富摄(人民视觉)

图⑤:拍摄于1984年的地坪风雨桥。

刘鸿摄(人民视觉)

图⑥:地坪风雨桥上绘有各式图案。

李必祥摄(影像中国)

图⑦: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月山村的如龙桥。

陈方翔摄(影像中国)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地坪风雨桥——

经风历雨 延续情缘

本报记者 苏滨

初秋清晨,走进群山环绕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地坪镇,溪水边的空气带着凉意。沿着溪流向地坪村前行,不远处一位老人正在桥边等候,那是一座饱经沧桑的风雨桥。“我今年70岁了,这座桥是‘看’着我长大的。”地坪村村民粟朝辉带着记者走到桥上,望着潺潺流水,思绪渐渐打开。

桥,见证美好

这座地坪风雨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称花桥,因桥中有楼、楼中设廊、廊中有画、青瓦覆盖、挡风遮雨,故而得名。风雨桥长57.61米,宽5.2米,高7米,有140来年历史。近观风雨桥,壁板穿枋上绘有人物彩画、卷草花纹等图案,记载着侗族人民生活习俗和英雄传说等内容。同时柱、枋、栏杆等,全部用杉木穿榫构成,不用一钉一铆。



⑥

风雨桥融入了当地村民的生活。它曾是黎平县沟通广西三江的必经之地,架通了村民穿越山间河谷的道路,见证了村子的热闹时光。走上廊桥,木地板上满是无数行人的脚底磨出的印记;有些地方还留下深浅不一的圆窝,那是来往的挑担客在桥上歇息时,扁担支地磨出的印记……

它是村民们劳作后聚会的场所。傍晚时分,做了一天农活的侗家人纷纷来到风雨桥,用唱歌的方式消解疲惫。身着民族服饰的侗族青年们,有的拿着芦笙,有的拿着侗族琵琶,坐在风雨桥的长椅上,用独具韵味的腔调,动情地唱着民族歌曲,夕阳下的风雨桥,温暖而热闹。

它还是当地人的“客厅”。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会常到风雨桥上坐一坐,或聊天,或欣赏江景,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粟朝辉说,村里的大小活动,都会在风雨桥举行。

桥,齐心守护

除了美好欢乐,这座风雨桥曾经被

洪水冲走的往事,也让粟朝辉印象深刻。2004年7月20日,地坪镇遭遇一场大山洪,几百名村民用铁丝、抓钩加固风雨桥。风雨交加之际,退伍军人出身的粟朝辉和许多村民在桥两边坚守。但桥还是被冲垮了,一阵轰鸣落下后,风雨桥被巨浪裹挟而去。那一瞬间,世间一切似乎都已停止。沉寂,迅速被村民们的抽泣声打破。“快,快把靠岸的柱子捞起来!”经过一下午打捞,村民们共抢救起2根20米长的大梁、8根8米长的短木梁和38件构件,其余大部分构件被洪水卷到下游都柳江境内。

得知大部分风雨桥构件的下落,在黎平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组织下,几百名村民放下手里的农活,跋山涉水几十公里来到广西境内,参加搬运。粟朝辉回忆,水浅的地方大家下河推拉,水深的地方则轮换游着推、到岸上拉。经过10多天时间,大伙儿像纤夫拉纤一样,用绳索把打捞上来的28根大梁等111件构件,一根一根拉回村里,为后续修复奠定基础。运桥的村民对沿途路人说:“这是我们家乡的风雨桥,母亲

桥。我们要把它运回去,我们家乡不能没有风雨桥。”

2007年6月,地坪风雨桥重新建成。此后,地坪镇每年正月十四举办“花桥文化节”,各族群众身着盛装,举办舞蹈比赛、侗戏表演等,歌颂保护文物精神,感谢党和政府为群众重建花桥。

桥,传承记忆

如今,牛羊的鸣叫,孩童的嬉笑,姑娘娘饰的叮当,男子汉脚步的杂音,依旧日复一日在风雨桥边响起。

“中心小学就在村子的下寨,过了桥就是小学,风雨桥就像母亲一样,每天默默地载着学生过河。”地坪村党支部书记吴邦吉说。对老一辈地坪人来说,这座桥见证着村寨的变化与发展,陪伴着村民由呀呀孩童变为耄耋老人,静静守望着大家。

“奶奶经常说,风雨桥是最美丽浪漫的桥。和奶奶一起在桥上唱歌,是我开心的时候。”地坪村7岁的小学生吴婉婷说,家里人告诉她,现在的风雨桥是冲毁后在大家的努力下修复重建的,每个人都要好好呵护这座桥。

伴随交通越发便捷,地坪村的游客逐渐增多。为保护好地坪风雨桥,地方完善保护举措,理顺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关系。“一是防火;二是防雨。”吴邦吉说,侗族大歌里面就有一句歌词是“地坪花桥传万代”,他们一定会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座桥,让这座风雨桥和它的故事传承下去。